

乡土上的事情

XIANGTU SHANGDE SHIQING



梁

刚

著

滇南文学丛书

云南民族出版社

乡土上的事情

XIANGTU SHANGDE SHIQING

梁刚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滇南文学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土上的事情 / 梁刚著. -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7.12

(滇南文学丛书)

ISBN 978-7-5367-3989-5

I. 乡… II. 梁… III. 散文-中国-作品集-中国 IV.
I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6115 号

责任编辑	李福春
责任校对	岳明芬
装帧设计	何志明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 650032)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总 印 张	15.75
总 字 数	395 千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	58.00 元(全套)
书 号	ISBN 978-7-5367-3989-5/I·805

目 录

自序：作一个乡土歌手	(1)
金色谷垛	(3)
永远的土地	(6)
老俩口	(11)
糯米香	(13)
在山乡过年	(14)
秋野的气息	(19)
青草芬芳	(20)
火·舞·情	(24)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42)
高山平地下高甸	(45)
羊乳飘香	(48)
春天的樱花	(51)
红发卡	(52)
绿蝴蝶	(54)
供销社	(57)
奶奶的春天	(59)
丁香柿	(63)
星夜如梦	(65)
溢满山谷的花香	(68)
白乌鸦	(72)
黄连蜜	(74)

红纱巾	(77)
保姆小姍	(79)
在北京聆听新年的钟声	(81)
诗意的栖息	(83)
倾听“芳龄”对话 ——读《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	(87)
山野挽歌 ——读迟子建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91)
性情文字 质朴情怀 ——读何德强散文集《甸溪河之恋》	(94)
怎一个“情”字了得	(97)
一半是天使 一半是魔鬼 ——路人长篇小说《绝色》评析	(100)
跋：向乡土致敬	(110)

自序

做一个乡土歌手

一

遥想当年，在我们弥勒县吉山公社新瓦房一带的村寨，许多如我一样的乡下作者，像布谷鸟一样，在文学的春天叫啊叫，但很快，叫着叫着，他们的声音就随风飘散了。

歌手们说，把我们一起爱过的草垛和田埂留给你，把冬日火土的燃烧和开满七月的稻花留给你，把炊烟气和野薄荷的苦凉留给你，把我们的汗水和乳香留给你，连同那些清贫却纯净的日子，艰难却温馨的时光……这些，够你唱一辈子了。

我问歌手们要去干什么，他们像夜色里的一株株向日葵，垂下头，不回答我。事实上，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明了他们的梦想：我们像一棵树，为什么只会桃红李白，就不能金枝玉叶，金花银果！？

我用我的叫声向他们祝福，同时表达了我的孤独和失落。

二

20 多年过去了，我还叫着，一声两声。

在如今这个充满浮躁声浪的时代，我知道，我的声音是多么的微弱，常被众声淹没，可我不管，我还是在叫着。

像小草为了绣绿春野一些不为人知的角落，我的叫声，是为

了唱出乡村的声音，更是为了那些不愿意在物欲的污染中沉沦的心灵。虽然我的声音，常被误听或被曲解。

作为农民的儿子，我有一种为他们代言的庄重感，但令我难过的是，我常常挂一漏万。我的艺术素质还没有达到能更好地唱响它的地步。我在慢慢切近什么的时候，又被另外的东西远远地抛弃。

我还不是一个乡土上的好歌手。

三

我知道，那些对乡土虚假的赞歌和下笔匆匆的应景之作，总会被岁月的流水无情地冲走。从开始写作起，我就发誓：清唱。尽管，我的声音会失之于单纯和浅白，但乡土从来就是简约而朴素。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高粱用胭脂把自己染红，没有见过那一穗稻谷是镀金的。常识告诉我们：单调的东西往往具有更为丰富的蕴含。

今天，当人们追求“原生态”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我为之振奋：无论时代的脚步如何一日千里，有些东西，总会选择回归的道路。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失声，只要乡村的那些老井还能打出新水，只要田埂上的草叶还会缀串着大地的露珠，只要村头的老树还会在春天绽放新花。

金色谷垛

我的挚爱/似阳光普照/以灿烂的自由/将你拥抱

——泰戈尔《挚爱》

多少年过去，至今我还不时津津有味地向人说起我的乡土家园，说起晒场上那些高高的谷垛，那种火焰般的色泽，陈酒般的气味，蓓蕾般的形状，浸透和见证着我生命的上游。啊，家园的土粘脚板，也烫心。

七八十户人家的小村新瓦房，拥有 100 多亩水田。农历九月，女人们挥动着男人磨得雪亮的镰刀，在依然毒辣的阳光下，一天天从早到晚，把自己的全身泡在浓酽的汗水中，一刀刀切割着田野上厚厚的秋色。十天半月后，赤膊露臂的男人，把晒干晾透的谷把担到村中心的大晒场上，码成三层楼高的垛，便头也不回地操起锄或赶着牛，忙着秋种。

大人们还未走出村，我们二三十个孩子，便不约而同地涌进晒场，开始我们的游戏：躲猫猫，老鹰抓小鸡，打陀螺，围着谷垛赛跑，像喝够奶水的小马驹在撒欢儿，我们脚步带起的风，搅动起新谷花蜜一样的甜香。一般情况下，大人是不管我们的，有的大人把自己刚会走路的孩子送进晒场，中饭、晚饭熟了才到晒场门口叫人。我们大一些的孩子，不甘只围绕着谷垛跑，背着大人，爬上滑溜溜的谷垛，坐在上面，俯视着周围的屋舍院落：老许家的柿子一个不落地红了；小秀家的母鸡在她家檐口下悬挂着的破竹筐里一动不动地伏着，不用说是在抱蛋；70 多岁的张王

氏在洗她的裹脚布，瓦盆里，老人像理一堆牛肠子一样费劲；盲眼的老邓在搓草绳，草绳在他的老手中像蛇一样窜动……谷垛紧贴着大地，站得那么稳，多大的风也吹不倒它，我们坐在上面，就像坐在大地上一样安稳。有时我们一抬头，会看到北回的大雁从空中飞过，它们组成的队形像树叉，像闪电，更像一封迟寄的信，它们好似发现了我们，撒下一声两声鸣叫，像是一种问候。望着它们像异形的树叶从我们眼前渐行渐远，小小的我感到淡淡的一丝怅惘：如果一只燕子飞走了，还会在人家的屋檐下留下一个用草、泥、羽毛甚至于蛇蜕垒成的巢穴，但大雁说走就走了，即使在它们常常出没的小河边的苇丛中，也难觅一根雁毛。多年以后，我读到泰戈尔“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们已经飞过”这句诗时，一下喜欢上了。当然，我们在谷垛上待的时间最长，是在晴天的夜晚，我们发现：天那么蓝，就像生产队王会计的蓝墨水给打翻了，星星那么近，真怕掉下一颗砸在头上，有一颗星，边上像是沾满了糯米粉，它移动时，银亮的碎屑簌簌下落，月光清澈得像一种声音；在不远处的晃桥河，一只白鹭，像梦一样，从两个月亮之间飘过，水里的月亮比天上的月亮还要圆，还要美。我们还听到，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是杂七杂八的虫声，像是春天密密的雨脚；不时地，耳畔还会传来一声两声沉重而又舒坦的呻吟，那是只有像牛马拽犁拉车一样劳作之后歇息下来的人才会发出的生命的呻吟。夜深了，地下透出的土腥味、井水味、牲畜味和新稻的甜香席卷而来，令人睡意蒙眬。那时，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亲近生命和自然。要不是大人的喊叫，我们会一直呆在上面，而这时，远处的田垄，凝成苍灰的一片，冷风顺便捎来的阵阵白雾，夜露将我们浑身上下打湿了。一天黄昏，我看到一只老鸹从远远的县城那方衔回一样闪光的东西，便爬上村头最高的那株大青树上它的窝里看个究竟，老鸹从那么远的地方捎回的，不过是一块饼干大的镜片。这时，我不经

意地看了晒场上的谷垛一眼，顿时双眼发直：夕照下，它们竟然是金色的，仿佛吮吸了过量的阳光，如黄铜打造出来的花朵一般！使我清贫的小村，就像我在画片上看过的宫殿一样珠光宝气，富丽堂皇。

太阳还在天上金灿灿的，天却一天天冷起来。当树木将枝杆上最后一片叶子抖落，人们播下的小麦或油菜开始在意地在大地上绣着绿色的图案时，大人们抬来了尘封的撮盆。人们回到晒场上来撮谷了。村里的七八十个劳动力每天围着十几个阔大的撮盆用劲，谷把与撮盆的撞击声响彻整个小村，谷粒激溅的撮盆里像一锅烧开的水，沸腾着。扬净的谷粒小山般堆满大半个晒场时，人们欢声雷动，村里整个秋野所有的收获都摆放在人们眼前，还有谁会不动心呢。按任务交售过公余粮后，家家户户分口粮的时刻到了。无数的竹箩围满了粮堆。我永远记得，有一年，14岁的小爱竟用自己早熟的小手挣得2000多工分，把属于她的100千米稻谷拉回家。分粮那天，这个喜欢将乌黑的发丝绾成一个发髻，上面插一枝野菊的小女孩，当着全村人的面哭了，她淤积在心底的泪水像阳光下的冰雪，流下来了，而她黑红的小脸上，那娇羞的笑容却让人感觉到她内心的喜悦和自豪。她的父兄站在她身边，向她报以疼爱和鼓励的目光。

谷打完了，人们把草挑到村头码成垛，这可是牛马冬春的主食；再过些天，人们又在冷浸田把大块小块的土架起来烧成火土育苗，把火土摊开时，春天也就来了，而这时，田头地角，星散着大堆小堆的粪垛，而迎春花，在河畔沟边开得火爆爆的……

——在失去乡土家园多年的今天，那些金色的谷垛，在我的心里，仍像生命的方舟载着我奔向乡村的大美！

永远的土地

一转眼，已有十多年不曾摸过锄把了，但在我，一个农家子弟的心里，永远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母土，只不过，她已从物质转换为精神性质，滋养着我的身心……

一个仲春的中午，我刚下班回村，在村口，遇到邻居韩家兴，他兴冲冲地告诉我：“小春爱家的花斑偷跑回来啦，正在糯谷田里吃草呢。走，快去看看！”花斑是一匹马，两年前，比一只狗大不了多少的它，被它的主人郑中国随骡马一起，卖到离我们村几十千米远的南乡坝去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提脚跟他往糯谷田里赶去。

近年来，我的小村成了被城市包围的村庄，乡亲们成了没有土地的农民。糯谷田有近五亩，离村子不远，是郑中国家的承包田，那时，郑家年年都在这片田里栽种糯谷，因而得名，现在即使我闭上眼睛，还能回到那样的时光之中：糯谷花开满七月的日子，大地镀金的十月，我每每从郑家的糯谷田埂上走过，那种沁人肺腑的清芬总是如期而至，还有，从田头晃桥河不时传来的跳鱼落水声，让我放慢脚步，竖立起耳朵……那时的天很蓝，水很清，鸟啼声很亮。糯谷田是我们新瓦房村最后一片被征用的土地。先是一家企业准备用来建盖商厦，但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动工，白白空着，有人便偷偷把建筑垃圾运去倒在上面，天长日久，破砖烂瓦堆积得厚达二三尺。不久前，这里又准备建成绿地，于是，用车将灰土清运出去，土地的面目得以复原。几场雨后，一天我上那儿散步，发现上面长满了铁线草、酸浆草、白花草、三棱子草、苕子等。这让我生出隔世之感。更让我意外的是

田埂上的那个椿树桩，竟然发出了簇簇新绿，细看，椿树桩的断面已经枯朽，新芽是从切土的树皮里“蹦”出来的，新鲜而干净。微风吹来，我闻到了久违的田野的气息，它是如此的清新、鲜活，像是熟悉我的一些灵魂，在向我的心灵问好。大半生在土地上胼手胝足的我，很小就知道土地是有生命的。让我想不到的是，她被埋葬多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恢复了元气，生机勃勃，活力四射！“土地的法则是生命的法则”。我在什么书上读过的这句话我忘了，我读到这句话，我记住了。

我到糯谷田时，那里站满了我们村的人，大家正围着花斑议论纷纷呢。不用说，花斑长成大马啦，它双眼漆黑如水晶，雅净无尘，鬃发纷披，细脖笔直，高脚丰臀，长尾飘闪，蜜汁一样的阳光洒在它身上，看了让人双眼发潮；糯谷地里，布满碗口大的蹄印，里面汪着浅绿，一看就知道它昨夜就回到这里了。前些年，当我们村还有土地耕种、收获时，男女老少无不把牲畜视做自己家的一员。郑家养的骡马，是我们村最后一头大牲畜了。失去土地后，老郑驾着小马车拉沙运砖，整天奔波在县城汽车到不了的狭街窄巷。骡马怀孕后，郑家人就没舍得让它出力了，百般呵护，当时刚上小学三年级的郑家二女儿春爱，一放学就骑着自行车到离村10多里的田野割回嫩汪汪的青草饲喂它，天热时使出吃奶的力气打井水为它洗澡，生是把它伺弄得毛光水滑，骡马没有辜负郑家人的厚望，秋天生下一匹活泼健壮的小公马来，人见人爱。和骡马一样，它浑身漆黑，只是在脑门正中，长有春爱小手那么大片状似梅花的白点，为此，春爱脱口而出叫它“花斑”。花斑刚会走路时，春爱的爷爷将它们母子带到他家已经闲置的糯谷田放牧，就连花斑的胞衣，也是埋在糯谷田一角的。大半个月过去，只要郑家人每天一拉开圈门，它们母子俩便端直地往糯谷田走去。母子俩整天悠闲地在糯谷田啃草，而它们的老主人郑山，背手眯眼，神气十足地站在椿树下。生活就是如

此简单通达。远远地，花斑看见人，会把它匀称的细细的黑亮的脚杆提起，放下，放下，提起，就像一个孩子向外人展示它最可心的玩具。它的睫毛又黑又长，圆圆的鼻头湿漉漉的，尤其那双柳叶长眼，胆怯而又好奇地一眼又一眼地望人，像一个羞涩的少年。经过村中的街道时，见到人和车，它会忙乱地让路。傍晚，它回村来，也像孩子一样，口干了渴了，急急来到郑家小院的水井边，垂着头，伸出毛茸茸的嘴在一个大塑料盆里开怀畅饮。这时，郑家炊烟中必有牲畜的气味。花斑刚满4个月断奶后，郑中国又把骡马架起赶车进城，很快他发现，城里等待活计的小马车多得排出一里远，有时几天也轮不上跑一趟。一咬牙，在一个街天，他把它们母子俩赶到县城农贸市场卖了。小春爱流着泪，送了一程又一程。那天，我是在上班的路上遇到正往集市走的程家的人和马的，似是无端地，一种失落感，像冬雾那样向我的心包抄过来。我们村饲养大牲畜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我怔怔地望着人和马，一步步从我的视线里消失……直到听说马被卖到南乡坝，我的心才有些宽松，和当年家乡一样，南乡坝也是肥田沃土。

而眼下，花斑出人意料地回来了。村人们围着已经长大的花斑指指点点，像对待一位少小离家晚年回归的乡亲感触万千。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当然明白，这些外表上单纯散漫，内心却异常敏感的人们此时的所思所想。这时，大家看到钟正老人急急地走来，都不约而同地把视线投向他，只见平时穿着考究、不苟言笑，爱读线装书的钟正老人一反常态，他把手中的高级保温杯随手一扔，挤进人圈，几步上前紧紧抱着马的脖颈，嘴脸颤跳，双眼发红。人们张大了嘴巴。

在村人眼里，他是个怪老人。去年，他从省城相当一级职位上退休回到百里之外的小村，住进他家老屋不久，他在村中找了几个上年纪的人，大家一起回忆着，请工匠在他家几百平方米的

大院子里忙活了十几天，建成一片有田有地有水沟有树木的微型乡土家园。老人们都说，这全是照当年他离开小村时田野的景致建成的：碗碗沟、大沙坝、老碾坊……村人有事上他家去，常见他背着手站在他的“田园”前，痴痴地一看好半天，两叶招展，一虫爬过，都令他迷醉不止。没有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有时我想，面对他大院落里的“田野”，他是否像欣赏一张旧照片似地回首往日的心情。现在，当着那么多乡亲的面，他孩子样地那么紧地抱着马脖子，生怕被人把马抢走似的。他这个样子，使不少人都笑了。忽然，他没头没脑地大声说：“中年时我读过台湾一位法师的书，其中有一句话这样说：‘人生的种种努力，不过是为了还乡。’当时不理解，到了晚年，全明白了。这不，连牲畜都恋土恋旧啊！”也许，前几句话，在场的人没有几个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后面这句话，人们是听懂了，我看到乡亲们一下正色起来，而我一下泪水泫然，心头涌起长歌当哭的抒纾，想起早年自己写的一段话：

岁月如土头一样丰厚，热汗汇成不竭的河流，阳光落地的声音，雨水着土的声音，这些清晰、深长，这些含混、明亮，被我那称为乡村的家园，一一吸纳，并释放。打马从土路上走过，赶牛从田埂上走过，我的乡亲，亲人，如乡土一样沉默，似野花一样招展。大红大绿，堆金砌玉，民歌的封面，素朴平淡，庄稼的内页，大土大俗。我的乡村，一册史书，永永远远让人读不完，读不够。读着这册书，大批大批的孩子长大，大批大批的壮年老去，大批大批的老人入土，生与死，安之如素，平静如水。天下没有比她更清寒，天下没有比她更富有，当稚气从你的眼睛，小鸟一样飞逝，沧桑的岁月犁沟一样，纵横你的脸庞，这时你会恍觉——生身乡村，是一个人的造化。

——我想，只要人类还存在，“土地”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词，永远不会退居辞典一隅！我想对百感交集的郑家老人说：

“您还是将花斑送还南乡坝子吧，那里还有真正的土地，那里才是它真正的家园！”

老 俩 口

他们是村里的一对老夫妇，在我们村，小一辈的人都叫他三伯，叫她三婶。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已经自立门户。和村里大多人家一样，两个儿子家过着波澜不惊的日子，但碰上人病猪瘟，过年就不放鞭炮不添新衣了。女儿嫁到远的山那边，每年大年初三回娘家，背着一个孩子牵一个孩子，还提着一些山货：松仁、晒干的蘑菇，有时还带上两只色彩斑斓的野鸡。女儿回家，是全家最热闹的时候了。

两个老人都 60 多岁了，可眼不花耳不聋，人收拾得整齐，日子过得仔细，看上去只有 50 出头。

与儿子分家时，按人头，老俩口分到二分水田，一片一间屋子大的菜园，还分到一头牛，当时这牛乳臭未干，但几年过去，成了血气方刚的牯牛了。春耕秋播，三伯在后扶着犁，三婶在前牵着牛，在牛的喘息声中，有一句无一句地说一些家常话，半天时间，田就翻了个身。每年打下的稻谷足够老俩口吃，卖了小春作物油菜籽或小麦，再养两头猪几只鸡，化肥是不买的，牛粪足够了，只买农药，不愁零用钱。村里不少人都羡慕着老俩口呢。

这年春插后，有一个小名叫二毛的远亲拎着水果来，要三婶进城帮他家带几天孩子，说是一连找了几个小保姆都不中意，还是自家人心贴心才会对孩子真好，让人踏实。小毛是个有本事的人，搞房地产开发，风光得很，夫妇俩整天忙得脚不沾地。三婶做家务事手脚利索，人又爱干净，又不说长道短，对孩子更是无微不至地呵护，小毛家就舍不得她走了，每月发给她 500 元，吃

穿住都不花钱。这一来，三婶在小毛家一呆就是两年了。

三婶走后，耕田犁地，洗衣做饭，养猪喂鸡，都靠三伯一个人忙活，晚上，在电视机前一坐半夜；农忙时，老人胡子老长也不刮，衣裤穿得汗腻如牛皮，那牛看上去也瘦多了。村人就看不下去了，说三婶在城里享清福，三伯却累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这话听得多了，三伯就想：等老伴下次回家，就叫她回村算了，老伴老伴，人老了，不就图个伴。

三婶回来时，却抢着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二毛心疼老人，要他到城里去为他看守工地，一个月600元。晚上，三婶说，你在家牛马样苦累，一年能有几个钱。去看工地，不动手不动脚，一年就纯挣六七千块，跟我进城去吧。三婶絮叨了一夜，三伯却一声不吭，天一亮，就赶着牛出去放牧了。看着人和牛的背影，三婶抹着眼睛回城去了。

第二天中午，三伯放牛回家，远远地就闻到了菜香。是老伴从城里回来了。

此后，老两口又过起了原来那让村人们羡慕的日子。